

后现代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赵 燕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 语言学研究范式发生的后现代转向对现代汉语课教学的影响体现在语言价值观、知识观和教学观上。为应对这种变化,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应关注课程理念的开放与多元、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现实化、教学过程的互动与建构和教学模式的解构与反思。

关键词: 后现代语言学;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课程理念;语言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H0;H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2)04-0113-04

The Influence of Post Modern Linguistic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Teaching and Its Strategies

ZHAO 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mal form changing of post modern linguistic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Teaching is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value, knowledge value and course value. To cope with the changing,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open course idea, the localiz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intera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destruction and introspection of the teaching form for the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Key words: post modern linguistics;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teaching; course idea; the language value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语言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向,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语言学的新时代。充分认识语言研究范式的这种变化,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向,对现代汉语的教学有重要意义。

一、后现代语言学的特征

后现代语言学的“后”是就现代语言学而言的,既有“在……之后”的意思,也有“反对、超越”的意思。^[1]二者的不同特征主要体现在各自的语言观及相关的方法论特色上。

(一) 现代语言学语言观和方法论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也明确了作为科学研究的语言学所研究的对象。他运用符号学知识阐述了语言的性质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把概念叫做“所指”,把声音形象叫做“能指”。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则是两个重要的特征。索绪尔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认为要认识语言的本质,必须明确区分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这是现代语言学的“第一条分叉路”,是现代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

理论问题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索绪尔强调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认为共时语言现象是语言使用者和语言学家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现实,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本身,因此更具有普遍性,也更重要。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的研究来说,语言结构中的各种成分,都分别处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中,有了这一对语言结构特性,就能建立起抽象的语言结构的模式。索绪尔对语言的本质特点的认识明确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规定了语言学的任务,并对他后面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是以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主要体现在“语言习得机制”、“语言能力”和“语法自主性”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学说上。他为了追求超越纯粹描写的理论解释力,在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中将语言作为中心和决定性因素、言语作为边缘和非决定性因素,由此形成的语言中心性就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他所认为的语言的最中心部分,这使得语言学研究关注的对象离真实语言的实际运用越来越远。

总之,现代语言学在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研究客体的语言看作是一个抽象化和

收稿日期:2012-05-04

作者简介:赵燕(1974—),女,云南泸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形式化的内部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认为只有共时的语言状态才能形成系统,注重研究抽象的、同质有序的语言,忽略或排除现实生活中异质的言语现象。

(二) 后现代语言学语言观和方法论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Lyotard)认为,“后现代科学关注的是不确定性、无序性、对抗性、破碎性、多变性以及矛盾性,其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不连续的、多变的、暂时的和矛盾的。”^[2]后现代主义语言学的基本主张首先是对现代语言学语言观进行解构。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受到质疑,语言不再被视为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而曾经认为只研究符号间的关系、只研究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规律和发展规律的观念被彻底颠覆。后现代语言学崇尚多元异质的语言平等观。在学术地位上,一切与语言和语言使用相关的东西都纳入研究视野中,同时强调通过对语言使用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来把握语言的内涵;言语第一次可以和语言相提并论,不规则性、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成了语言研究的首要对象。语言研究就此由封闭转向了开放。

在方法论上,后现代语言学不再坚持认为有什么唯一“正确”、“科学”的方法和途径,而是强调多视角、多方面对语言进行探究,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而方法多元化的语言研究,也使人们对语言及其使用的研究得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历史、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和不同纬度进行探索。

后现代语言学这种“从结构到解构、从静态到动态、从封闭到开放、从普适到具体”^[3]的变化,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拓宽,更是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考察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现代语言学赖以依存的理论基础。

二、对高校现代汉语课的影响

现代汉语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仿照苏联现代俄语开设的。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其学科地位从一开始就得到确认,被评价为“现代汉语在大学文科教学体系中举足轻重。”^[4]对于这样一门传统的基础学科,后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 语言价值观

语言价值观是语言观的一种,指“人们对语言结构、语言功能价值的判断和认识”^[5]。

现代语言学崇尚同一性,寻求规律性,抬举语言的中心地位,漠视语言使用中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排挤弱小和边缘;认为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受研究者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使人与语言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异化状态。在这种影响下,人们习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将语言的性质静态而单一地定义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在现代汉语课的教学中,学

生对语言承载的广博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会趋于单一化。当遇到汉语和英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共同语和方言等诸多语言关系时,学生利用积累的知识和观念来建构解释性框架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语言视为问题,用语言的工具价值和实用价值来权衡取舍。但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它还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认同的标志,是人类认识世界智慧的结晶。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内尔·诺丁斯认为,“教学目的是培养人,要培养对自我、对他人、对环境、对对象世界有足够理解和尊重的人。”^[6]人是语言的人,语言是人的语言。后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的伦理关怀在教学中可具化为将语言不仅看作是问题还看作是资源。在语言濒危现象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语言危机的背景下,语言学界更提倡对语言发展和维持的普遍关注,更倡导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1992年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的主题发言,将关心语言濒危问题同语言学家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责任感相联系,认为只关心语言结构本身而与使用者毫无关系的传统思想框架早已过时,提出了“同语言使用者一起,为了他们而对语言进行研究”的共同参与的指导原则,同时还强调语言学家们不仅仅需将语言濒危看作一个学术问题,而还应提到专业责任感的高度来认识。^[7]

现代汉语课是大学一年级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后现代语言学对于教学的启示在于,学生一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领域时,就应通过教学倡导一种对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人文关怀,一种对语言的尊重,一种对语言的过去和未来的关心,而不要只从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角度衡量语言。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应该用生态共存的观点理解各种语言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语言价值的重新审视,弥合现代语言学分裂的人和语言的关系,将语言的前途和命运看成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在行动上充分发挥语言学专业特长,主动采取各种行动措施,为濒危语言保护项目提供专业帮助。

(二) 知识观

知识观是指人们对知识的观念、看法,影响、制约着学生学习活动的展开和学习方式的选择。

西方在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之后就确立了以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现代精神。凡被认为是世界客观真实起决定作用的知识,以及由严密的逻辑程序性知识组织而成的科学技术,都被现代人推崇备至。科学技术由此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支配力量,深刻影响和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影响下的现代语言学也抛弃了人文研究的传统,力图向自然科学靠拢。索绪尔区分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的目的就是让研究对象尽量单纯地集中于语言结构系统本身,从而将语言限定在一个“最中心”的范围内。索绪尔建立起的一套“严格的、科学的”语言分析框架到了乔姆斯基那里更是走向了一种抽

象化、形式化的极致。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诞生后很长时间内,语言研究的重点都是语言的各种规则。乔姆斯基力图采用精密的概念和严格的步骤分析语言材料,试图建立一个明确的语法体系。其知识观追求的是一般、普遍和整体性,表现为概念、命题、真理、规律等。语言知识差不多就是一个抽象的运算系统。海姆斯曾经生动地将乔姆斯基的研究对象描述为:“此人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一个抽象的、与世隔绝的个人,几乎可以称之为无需启动的、能起认知作用的机器;除非凑巧,他不是出生于众生世界的人。”^[8]这样的描述非常传神,将现代语言学“只见语言不见人”的局限性体现了出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自然注重语言的结构和规则的分析,并在教学中加倍重视揭示语言的结构规则,分析语言的内部构造。讲语音,就是音素、音节、音位、声母、韵母、声调的分析模式;讲语法,就是语素、词、短语、句子这样层层剖析。教师要完成这样的教学内容,必定要讲授大量的术语、界定、辨析以及各种分析方法。在知识观上过于强调系统性、科学性和静态的描写,涉及到语言运用的实例少且限于孤立的分析说明,这是现代汉语课让学生感到无趣又无用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由认识论的逻辑主义和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构成的“逻辑—实证”理性主义的研究思路,使教学中的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空间变得封闭化、工具化与技术化。教学活动变成了一种纯粹客观的实证的过程。如果人的自由思维局限于逻辑实证范畴,不关注鲜活异质的语言变化,人的思维会变得古板和封闭,创新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现代语言学的知识观是视知识为现实的客观反映,是封闭的、稳定的,可以从外部加以研究的意义系统;而后现代语言学知识观视语言知识为动态的、开放的、能自我调节的系统。后现代语言学的知识观既有对现代语言学区分语言和言语、注重规则的解构,也建构起一种多元的知识观,用“语境性”代替“一般性、普遍性”,并认为语言存在于实际语境中,是主观与客观以及个体与情境交互相融的过程,是个体在与语境的交互作用中建构与生成的结果。这就提醒我们,教学要从对语言的结构规则的追求中走出来,关注复杂多样、动态的言语现象,关注语言人怎样在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研究社会中的语言问题。

(三)教学观

教学观是对教学的各种认识和看法的总称,包括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的认识。

建构在知识至上的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观,在教学目标的表述上注重的是一种道德和认识的工具理性。如国内发行量较大的黄伯荣、廖旭东版《现代汉语》将教学目标设置为“系统地讲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

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各项工作,特别是语言文字教学和科研打好基础”^[9]这里,其强调的是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并获得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目标。该表述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具有代表性,依然是现代语言学思想的体现。另外,邵敬敏的《现代汉语通论》将教学目标确定为“以基础知识为前提,以分析方法为核心,以语言能力为目标”^[10],强调的仍是在基础知识之上提高基础能力的重要性。

这些教学目标的设计愿望是美好的,但关键是有许多问题无法确认。例如,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何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评价怎样确认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观会给教学带来什么影响……如果工具理性的教学背后隐藏着教学事实的不平等,教学就会沦为通过认识论的方法和手段达到既定的社会秩序的伦理学目的(这种目的是以人的有限发展为代价的)的手段,只会使“人”和“语言”在教学的视野中失去应有之义,成为先验理性或工具理性的附庸。

邵敬敏先生认识到了“我们的学生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已经比较好地掌握了汉语这门工具。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的语感从感性提高到理性高度上来。”^[10]的确,学习英语是为了掌握英语,学习法语是为了掌握法语,而学习现代汉语的学生却都是已经能熟练使用汉语的人。他们对汉语没有神秘感、陌生感。从这个角度来讲,汉语的工具价值不如外语。我们的教学也不是交给学生一种语言工具以为将来做准备。因此,现代汉语的学习不是一种手段,不是生活的准备。学习即生活,学习并不是为表征未来生活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历程的活动。学习不仅具有知识意义,而且同时具有生命意义。教师的教学如果一味强调知识意义,就会忽视学生的生命意义,造成教学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后现代语言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教学中,要用功能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包括让我们关注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使现代汉语在课程与教学评价上,从注重语言知识、概念的记忆、掌握、分析、综合和简单应用转移到注重学生对语言知识的独特理解、阐释、质疑、批判和创新上来;要关注师生交往中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性,反对教师权威,强调批判和反思;并在现代汉语课程建构上,反对传统课程过分的封闭与统一,重视言语现象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三、应对策略

作为对现代语言学进行“解构”、“否思”,提倡语言的多元异质平等观和强调语言的人文关怀的后现代语言学,给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教学的核心问题以多种有益的启示。对此,我们宏观上应作出以下调整:

(一) 课程理念注重开放与多元

对教学来说,无论是基础知识的传授还是语言能力的提高,都不能把知识当做是某种应当具有的一种理论和基础性的东西从而在事先框定的前提下走向封闭。现代汉语课程是面向语言的,是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性的。这种观念启发我们应该从静态语言知识的传授转到动态语言能力的形成,从强调知识内容转到强调语言观念和语言能力的转变性过程,以此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课程的本质。应尝试吸纳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前沿研究成果,加强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建构浑然一体的密切相关的科学的动态的汉语教学新体系。

(二) 教学内容注重本土化与现实化

这实为教学回归生活的问题。语言是海洋,我们每天生活在语言的大海之中。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问题其实就是语言学的源起问题。世界古代三大语言学都源自研究生活中的问题,它也是推动语言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广州撑粤语事件、赵C事件、故宫撼字门、网络语言等语言热点现象学生非常感兴趣,他们也很渴望能通过现代汉语课的学习来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解读。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应回归语言生活,关注现实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不能对这类问题视而不见只关注研究抽象化、形式化的语言结构规律本身。在教学结构上,以往把语言看做一个静态、封闭、自足的系统进行结构形式的学习方式,以及按照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分块教学的单元体系应该作出调整。

(三) 教学过程注重互动与建构

语言知识和理论是现代汉语学习的基础,但在课程的建构与实施过程中,知识不是一堆零散的单元而是有机的整体。通过对现代汉语课程这个“文本”的解释与对话,应积极倡导以事件与知识的差异为起点重构一种重过程、重体验、重生成、重具体、重浸润的教学观,在此基础上实现学生对课程的自我建构。后现代语言学知识观视语言知识为动态的、开放的自我调节的系统,研究者并非在知识之外旁观它,而是本身即处在这一系统之中,通过交往实践活动来把握它。教师要鼓励学生一起共同关注语言、分析语言、研究语言,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逐步养成语言学习、分析、理解的意识。语言的表达能力、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的获得,只有通过学生个体的理解与体验才能达成。

(四) 教学模式注重解构与反思

后现代主义的课程观强调平等对话与理解,强调开放与创造,否定中心与等级,重视差异与多元化,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就是要解构教师的“话语霸

权”,强调相互理解和沟通,通过对具体语言事件和现象的批判和反思,把知识教学建立在多元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只有让学生从理性知识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不一味追求同一性,回归多元丰富、内在创造、差异融合的教学生活世界,才能在师生交互主体的教学生活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人文精神。

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着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不管你喜不喜欢‘后现代’这个词汇,都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表示了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学术中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某些重大的转变。这些转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感受、思维和行为方式,因而使得人们无法对这些视而不见”^[1]。所以,有学者呼吁“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季国清,1999年)。现代汉语课的教学不能漠视这种变化。但是,关注后现代语言学不是要否定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性、规律性,对语言结构系统阐释的价值在语言学史上具有永久的印记,也是现代汉语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的学科基础所在。一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必定受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也会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后现代主义的内在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使其几乎不能定义自身。它带给现代汉语课的影响目前也还缺少系统、具体的研究。本文在后现代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对话中,探讨后现代语言学带来的语言价值观、知识观、教学观的变化,希望能对现代汉语的教学提供合理的参照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许力生. 从现代语言学走向后现代语言学[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160-168.
- [2] LYOTARD J 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60.
- [3] 黄春芳. 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转向[J]. 外国语文,2010(2):100-104.
- [4] 刘大为,巢宗祺. 能力目标与课程设置——谈“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6(2):63-69.
- [5] 王远新. 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
- [6] 肖巍. 女性主义伦理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50.
- [7] 徐世璠. 濒危语言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286.
- [8] 高一虹. 从第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看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1994(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0-12.
- [9] 黄伯荣,廖旭东. 现代汉语教学与自学参考[M]. 增订4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 [10] 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教学指导[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7.
- [11] 杨鑫辉. 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G]// 杨鑫辉. 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569.